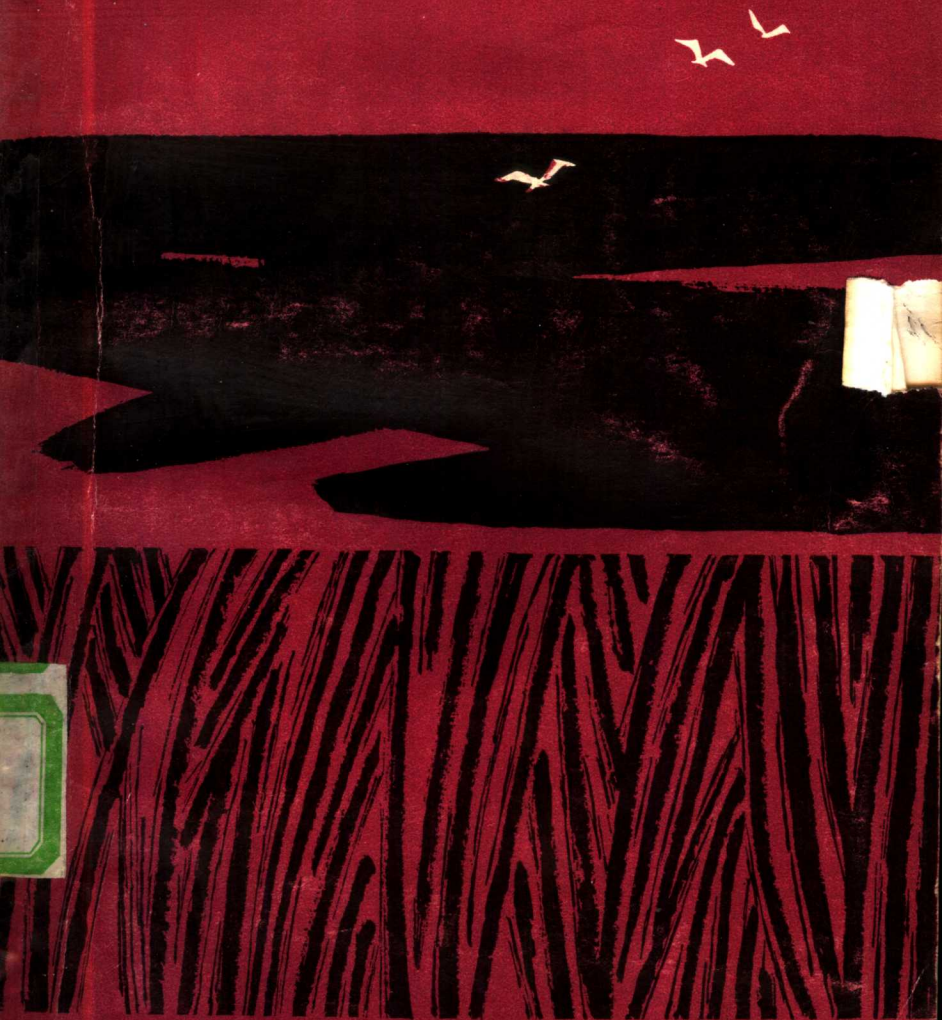


忠实的河流

热罗姆斯基著



忠实的河流

〔波〕热罗姆斯基著

华俊豪 高蕴琦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Стефан Жеромский

ВЕРНАЯ РЕКА

本书根据苏联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8 年版译出

忠 实 的 河 流

(波) 热罗姆斯基 著

华俊豪 高蕴琦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125 插页 2 字数 116,000

1983 年 1 月第 1 版 198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27,500 册

书号: 10188·373 定价: (六) 0.53 元

一阵阵钻心刺骨的寒气重又开始折磨他，头象挨了几斧头似的快裂开了。右大腿痛得象撕裂一样难受。仿佛扎进了一只铁钩，而且有人正拚命地把铁钩往外拉。一种健康人难以理解的寒热透过他的背脊，他只觉得眼前直冒金星，什么也看不见。他身上紧裹着一件短皮袄，这还是前天他从一个被打死在岸边灌木丛里的俄国兵身上剥下来的。他把一双光脚板和染满血污的小腿深深地插进尸体堆里，身子尽量靠紧躺在旁边的两个人。这两个人的伤口正在流血，身上的热气整夜都在温暖着他，他们的哀号和呻吟不时地将他从垂死的昏迷中唤醒，使他恢复生命的呼吸。但是，连这两个人也已经安静下来，身子发凉，模样变得十分难看，就象四周浸透鲜血的麦茬地一样怕人。他用双手和双脚去摸索活人的温暖的身体，但是摸来摸去只碰到潮湿、滑腻的尸体。

他抬起头来。

不久前发生的事情，他所经历的一切，仿佛又展现在他的眼前，——他重又看见了使他精神上备受折磨的兽行。他面前堆满了无数尸体，仿佛一座白色的山岗，矗立在黎

明前的雾气中。这些本来都是伤员，但是被他们的同胞，不久前的阴谋家，而现在是敌人的一名指挥官^①，下令杀死了。他们的尸体被敌人的士兵剥得一丝不挂，浑身被刺刀扎烂，一次又一次地被军官的指挥刀捅得几乎钉在地上，他们的头颅被用手枪顶住打得粉碎，被钦格里^②部队的炮车轮子碾得稀烂。

周围一大片沙土渗进了尸体的全部鲜血，泥土被染红，耕地的硬土块被泡软，积雪融化。一具具尸体被抓住双脚从四面八方拖来，尸体上的头发把广阔的田野扫得干干净净，僵直的手指把土地耙松。垂死的人们把临终的遗言留在垄沟里，他们的最后一声叹息扰乱了垄沟的宁静。

玛洛戈希^③的田野一片寂静。最后一个幸存的战士，在清晨的朦胧中，透过死亡的帷幕望着田野。

可是，真奇怪！刚才这儿还战马挺立……大地轰鸣，

① 这是指符洛基密什·多勃罗沃尔斯基(1834—1877)，波兰人，俄国军队的中校。他先在彼得堡，后在华沙(他曾在那里服役)，同波兰和俄国的革命军官小组有过接触。但是，在波兰王国的俄罗斯革命军官组织被破获(一八六二年)以后，多勃罗沃尔斯基就和他从前的朋友们断绝了关系。一八六三年起义开始时，多勃罗沃尔斯基是腊多姆省驻军的参谋长，他使用一切残酷手段镇压起义者。

② 克萨维里·奥西波维奇·钦格里(1816—1880)，俄国军队的上校，一八六三年三月升为将军。一八四九年参与镇压匈牙利革命。一八六〇年起任基埃尔策省驻军的团长。起义开始以后，他指挥俄国军队和起义军作战(基埃尔策保卫战、玛洛戈希战役等等)。

③ 玛洛戈希是波兰王国西南方的一个村子。一八六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波兰起义军(叶泽兰斯基和梁盖维奇指挥的部队)和沙皇军队在该地发生战斗。起义军损失惨重，但是统一指挥起义部队的梁盖维奇保存了部队，率领他们往南转移，到了奥地利边境。

三百名战友不顾死活地呼喊着重，风驰电掣般地冲向敌人！你的战马在哪儿？战刀在哪儿？你最后的伙伴——脚下的马镫在哪儿？

多勃罗沃尔斯基跑遍山谷摔手榴弹的爆炸声已经听不见了。从两翼突袭过来、无情地射击了四个多小时的哥萨克和龙骑兵侦察队，现在也已经消失。南面火光熊熊，浓烟腾起，陡峭的山岗隐约可见……西面是一道白色的公墓围墙，后面曾经隐蔽过叶泽兰斯基^①的支队，骑兵和大炮……中间原先挤满了步兵，现在阒无一人！起义军手持只能打百步远的双筒枪，站立在敌人的炮火下，而敌人的步枪却可以打一千五百米，他们瞄准起义军射击，象打靶子一样。起义军以古希腊人的“过来抓吧”^②的坚毅精神，耐心等待，直到敌人进入到射程之内，直到指挥官下了“冲啊！”的命令。结果他们全都躺在这儿，尸体叠成一堆。远处，被军队烧得精光的村庄，一团团黑烟在平原上空不断腾起、打旋。冒烟的断墙残壁上空，不时蹿出火舌，如同飘动的旗帜。火舌是残酷的象征，犹如跳动的光斑在死亡

① 安东尼·叶泽兰斯基(1827—1882)，一八六三年起义期间指挥起义部队。他参加过一八四八年的匈牙利革命。玛洛戈希战役以后，他和梁盖维奇(起义开始时，他们在拉瓦附近合并)一起转移到加利齐。一八六三年五月，他回到波兰王国，在科雷别亚克战役(一八六三年五月六日)失败以后又去加利齐。起义失败以后，他侨居法国，一八七三年起去利沃夫。

② “过来抓吧”，这是公元前四〇一年希腊和波斯在弗尔莫比尔战争中，波斯王薛西斯敦促希腊军队司令李奥倪大投降，李奥倪大因此话答复他。

的昏暗中闪耀，向黑暗的天空狂飞乱舞。这时，黑糊糊的废墟那边，发出一声声揪心的叫喊，钻进伤员的耳朵。但是这呼喊声已经不能打动他了，甚至未能使他抖动一下身体。某些感觉象火场上空闪动的火光一样，曾在他的身上复苏，但也在令人痛苦难受的刺鼻的烟雾中消失。

下起了蒙蒙细雨，还夹着雪。湿雾从森林里散发出来，弥漫在罗斯纳河的上空，遮住了光秃秃的陡峭的山岗、河岸和田野。他的脸上变得湿漉漉的，象是用湿毛巾擦过一样。晨雾中可以看见黑魑魑的森林，东一棵西一棵地夹杂着云杉。树枝摇曳的沙沙声，象一阵温暖的微风，从密匝匝的树林里传到空旷的田野。伸向天空的树梢和低垂的湿淋淋的树枝在徐徐地晃动，好象在低声呼唤人们到它那儿去寻找藏身之所。

周围看不见一个活人。到处不见人影。不远处躺着一个死人，身上穿着一条肮脏不堪的麻布裤子。伤员弓腰爬过一条垄沟，从死人身上剥下裤子，急急忙忙套在自己哆嗦发抖的光腿上。他的眼光又在尸体堆里寻找靴子，但是没有找到。什么都抢光了，抢得一干二净！忽然，从东面的鲍尔敏方向传来了一声炮响……接着又是一声……又是一声……这炮声使伤员的精神为之一振，他全身的力量又复苏了。战斗！拿起武器！归队！他手脚并用急速地朝那个方向爬去。可是，只爬了几步，又一头栽倒在地上。右脚无力地拖着。大腿上痛得象火烧。伤员用手摸了摸痛处，大拇指碰到已经在发炎的、很深的伤口，还在流血，虽然

不多，但却不断地渗出来。他的左眼看不见东西。眉毛、眼皮、眼球和颧骨全被一个大包盖住了，大包象火焰一般在燃烧，喷出五色缤纷的火星。眼睛已经没有了，只有一个奇形怪状的大肿块。他那好几次被军刀砍伤的头上，头发沾满了鲜血，结成一条条血块，看上去象是戴了一顶红帽子。他的胸部、肋骨之间和双肩，都有刺刀伤口在化脓。但是比一切疼痛更难受的倒是寒冷。他用自己铁一般的爪子揪血迹斑斑的头发，用指甲掐身体，掐骨头，迫使这饱受摧残、半死不活而又寒热病严重发作的身体打战。寒冷迫使他活动活动身体。于是他又手脚并用地爬行起来，一会儿用双手和左膝，一会儿用两只手掌和一只脚掌，拖着没有感觉的右腿前进。他成了一个既可悲又可笑的人物，同时又是真正的不幸的化身。他这样一直爬到森林边上。云杉树在冷雨寒雾中微微摆动着树枝，发出轻轻的簌簌声，这种声音里面既听不到惋惜，也听不到同情，既没有怜悯，也没有蔑视。这淡漠的声音久久地搅扰着那颗半死不活的心。

饱受苦难的人用双手微微撑起身子，抱住路上首先碰到的一棵树的树干，站了起来。他努力去捕捉战斗的回声。但是没有任何声音打破四周的寂静。他望着那片曾经鏖战过的地方，既不可怜那些躺在黑糊糊的田野里的人，也不可怜他自己，更不为往事而感到懊悔。他的胸中只燃烧着一个愿望，他那沾满鲜血的脑袋里只藏着一个念头：战斗。他仿佛又看到俄国士兵在虐待受伤的起义者，从垂死的人

身上剥去衣服……但是他手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结束自己已经变得毫无价值的可耻的生命。他后悔没有躺在尸体堆里，开始已不得立即死去。他一头栽倒在地，眼前一团漆黑……

他昏迷了很久，因为当他苏醒过来时，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田野里传来人们说话的声音。他抬起头来，看到许多人正在把尸体拖到山脚下的一个地方去。有人在发号施令。伤员感到一阵恐惧，生怕自己遭到活埋。他决定逃跑，开始顺着消融的积雪和滑溜的针叶层爬过云杉林。由于用双手和膝盖爬行，原来冻僵的双脚倒开始暖和起来了。疲惫不堪的脑子仿佛觉得树木的枝叶在他头上连接起来，给他裹上暖和的绿色的布，盖上毛茸茸的被子，使他不至于被敌人的眼睛所发现；好象有一个看不见的、但却明显地感觉得到的人，正在用颤抖的手为他指出一条隐蔽的林中小路，那是由鹁鸟所修筑、由狐狸的爪子踩出来的小路。他在森林深处迷了路，在艰难的旅途上拾到一根从云杉树上掉下来的弯曲的枯枝。粗的一头有一个枝桠，可以当拐杖撑在腋下，长短也刚好合适。逃亡者拄着拐杖，一时陷入了沉思：是谁在这条偏僻的小路上为他不能行动脚抛下一根拐杖？是万能的上帝，还是残酷无情的命运？他觉得这种怜悯是可笑的，他在起义征战中历尽艰险，已经既不指望上帝，也不祈求命运了，他从心底里蔑视这种恩赐，觉得他可以把这种恩赐的标志——拐杖——扔掉。但是，他想起牺牲了的同志们，想起玛洛戈希劫后的一片火场，

他更紧地攥住这件最后的武器。骤然间，他全身充满了复仇的渴望，象鹰鹫渴望尖叫一样，产生了一股疯狂的力量。他感到自己的心也象恰霍夫斯基^①的心一样，顽强，无所畏惧，衰老，备尝痛苦。他拄着拐杖大步向前走去，象踮高跷似的。他似乎觉得他正在急急忙忙地赶到鲍尔敏去支援自己的同志们。每走一步，腿上、胸部和头上的伤口都痛得难以忍受，仿佛一根烧红的铁鞭在抽打他。一团烈火在他全身燃烧，烤炙着脑子，浓烟遮住了眼睛。那只受伤的光脚常常碰到戳在雪地里的树杈、树根、枝条、木桩和针叶，不断出血。他精疲力竭，常常跌倒，一会儿跌倒在雪地里，一会儿跌倒在森林中满地的枯枝落叶上或湿漉漉的青苔上。他常常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寒冷，于是又重新跳起来，沿着融化的雪地，冰封的越橘丛，沿着无边无际的积雪已经化尽、露出了地面、只在低洼处还冻结的地方艰难地向前走去。不管是他的眼睛还是耳朵，都没有捕捉到一星半点生命的痕迹，森林中一片寂静。偶尔有林中的鸟儿被脚步声惊起，啾啾地叫着向远处飞去。周围只有默不作声的树林，上面是默不作声的天空。地上长满了上帝

① 狄奥尼齐·恰霍夫斯基(1810—1863)，一八六三年起义军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他参加过一八三〇——一八三一年的波兰起义。一八六三年的起义一开始，尽管他年事已高，却立即参加。恰霍夫斯基是一个精力充沛、英勇顽强的军事领导人，虽然他性情急躁，处事往往轻率，但却不仅在自己部队的战士中，而且在整个起义者的阵营中享有广泛的声誉。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六日，他牺牲于克莱米纳（腊多姆省）战役。

都要诅咒的植物，扎着受伤的双脚。伤口流着血，在雪地里，在云杉树枝、草茎和青苔上留下斑斑血迹。

刚才还被跌倒在地的受难者看作救命恩人的这座森林，十分广阔，茫无边际，到处都是神秘的小路，插翅难飞的陷阱，幽僻的角落，蜿蜒曲折的小道和树木组成的无穷无尽的长廊。时间在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这座巨大的森林却看不到尽头，也没有变得稀疏。这儿那儿隆起一座座的小沙丘，一个受伤的人要爬过这些沙丘，如同要通过塔特雷山隘那样艰难。路把密林一分为二，最后路本身也在密林中消失。逃亡者拄着拐杖来到一座土丘下。他躺了下去，决定在这里长眠。生和死现在对他来说已经毫无区别，只要不再冻得发抖，不再受这可怕的罪，连想也不要去想！他忘记了该从哪个方向往前走，——他迷路了……

他一会儿就睡着了，但这一觉睡得很痛苦，惊慌不安，恶梦频仍。他觉得周围的森林在发抖，呻吟。由于心脏的激烈跳动，他全身都在颤栗。他梦见他那疲惫不堪的躯体躺着的地底下，正在电闪雷鸣。他从心灵深处发出一声哀号；天空仿佛被长剑劈开了。

一阵强烈的寒颤迫使伤员爬起来。他不得不拖着那只无用的右脚，左手拿着树杈拐杖，继续爬行。他用臂肘和膝盖移动身体，把拐杖夹在腋下。短皮袄的下摆沾满了泥污，湿漉漉的，使他的肚子和胸部冷得非常难受；而干燥的背上，汗水流到淌血的伤口里。两条腿被荆棘刺得伤痕

累累，又肿又粗，在每一片沼泽，每一个水洼都留下了血迹。时间已经过了正午，太阳隐到树梢后面去了。一股刺骨的寒气从林中袭来。为了避开这股寒气，伤员开始在密林深处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但是四周全是潮湿的土地，上面满是干的香蒲。他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拐到荆棘丛生的灌木林，爬进积雪覆盖的野黑莓丛，拐到柳林和爆竹柳中，他觉得爆竹柳的尖枝锐杈就好象是窥伺他的魔鬼的利爪。林中悬钩子和野蔷薇的枝条低低地垂下，刺伤他的面孔和双手。他诅咒着自己的命运，费力地穿过丛林。但是，当他从灌木丛中爬出来以后，抬头一看，惊异地发现前面竟是一片田野——空旷的田野，洼地，牧场……仿佛上帝终于拨开无法通行的密林，在他面前展开一片没有树林的开阔地。远处，白雪皑皑的山岗连绵起伏，在最边上的一座山岗脚下有一排木房子。房子上面升起缕缕青烟，飘向火红的天空。……离村庄稍远处，矗立着一群有砖砌圆柱子的高大建筑物和一幢黑瓦房，掩映在树丛中。看腻了千篇一律的茫茫森林以后，这种景象使起义者感到如同仙境，他把这一切当作是一种幻景，是海市蜃楼，是恶鬼的魔术，……房子，……人，……快乐的炉火上空的炊烟……

不幸的人跌倒在地上。他躺着，周身乏力，望着那冉冉升高的白云，蔚蓝的天空，丘陵起伏的大地和人的住房。他离开有人烟的地方是那么遥远，犹如天地相隔。无论地上还是天上，谁都不需要你作出受伤、流血这种牺牲。周

围的一切对他都抱着敌意。他躺着的土地是冷漠无情的。天空也是漠不关心的，沉默的。寒风阵阵袭来。只有这炊烟……蓝色的……组成十分好看的烟团，在远处袅袅上升，仿佛某种神秘的、然而却是友好的东西，在招呼人们到它那里去。

伤员歇息了一会儿，站起身来，拄着拐杖向村里走去。现在地势平坦，没有树枝和荆棘来扎脚了。积雪经太阳晒了一天，有些融化，但傍晚的寒气又给积雪盖上一层薄冰，这样反倒使道路变得好走了，伤员朝前移动比较容易，双脚顺着冰面滑行。他一会儿爬，一会儿拄着拐杖走，几乎穿过了整个平地。已经听得见村里的狗吠声，牲口的哞哞声和人们的说话声。突然，在他前面，在平地的边上，出现一道意料不到的障碍——一条河。它隐藏在长满红色杂草的高高的倾斜的两岸之间，蜿蜒曲折，有许多河湾，形成许多半岛，发黑的河水奔腾向前。靠近两岸的河水都结了冰，但是河面却没有一处被冰封住。起义者沿岸爬行，想找到一段木头或者一座小桥过河去，但是什么地方也找不到。他已经累得精疲力尽，可是河湾曲折逶迤，好象故意在拉长他的路程，他要再沿着无数的河湾走下去，已经没力气了。河流也象刚才的森林一样，成了横在他面前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河岸曲曲弯弯。在不幸的人的眼里，这又成了对他命运的嘲弄。他拖着伤痕累累的双脚绕过一个个半岛，结果好象又回到了老地方。幸灾乐祸的魔鬼把一条河流摆在他的脚下，让他象跳舞似的转来转去，一会儿

奔到东，一会儿跑到西，无休无止，毫无结果……

在河流稍为宽阔一些的地方，水不太深，河岸平缓。这位可怜的波兰舞蹈家停止了跳舞，下到水中，开始涉水渡河。到了水中，他感到轻松多了，他的身子周围发黑的河水被鲜血染红了，翻腾起来，仿佛河底在呻吟。勤劳的河水关切地冲洗着他的每一个伤口，象慈母一样为他解除难受的疼痛。这条虽然古老、却又永远年轻的河流，把起义者身上的血一滴一滴地吸收，溶入奔腾的急流，带到遥远遥远的地方……。肿大的双脚被冰凉的水冲洗以后，伤员冻得嗦嗦直抖地爬到岸上。麻布裤子紧贴着腿，把腿冻得冰凉，但他因为怕羞，不肯把它脱下扔掉。他拄着拐杖朝岸上的村子走去。这里是草地的尽头，隔着洼地，前面伸展着一片田野。耕地中间有一片篱笆围成的牧场。宽阔平坦的大路布满蹄印和纵横交错的车辙，路面上覆盖了一层冻结的泥泞。伤员迸出最后的力气，攀着篱笆，拄着拐杖朝前走去。在这条令人难熬的似乎没有尽头的路上，他终于碰到了人。他们挑着大大小小的木桶到河边去担水。里面有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少年。

他们一看见他，都站住了，好奇地朝他打量。有人大叫了一声，掉头就往村里跑，另一个人也跟着飞奔而去。年轻的起义者在冰冻的泥泞上一步一滑，吃力地往前走。

村里陆续走来不少农民和穿粗呢外衣及短皮袄的当家人。一些人庄重地跨着步子，另一些人跑着，一边还在谈论什么事情。一群人从岸上下来，走在前面的是个农民，

胸前佩戴着一块黄牌子。他大胆地朝前走来，走到浑身血迹的外来人面前，朝他打量了一眼，问道：

“你是什么人？”

“您看，我受了伤……”外来人答道。

“你是在哪里被打成这样的？”

“在战场上。”

“在战场上？那么说，你是起义军的人罗？”

“是的。”

“那好，老弟，既然你自己承认你是叛乱分子，又打过仗，我们就逮捕你。”

“为什么？”

“我们有责任把你带到城里去。”

“你们——带我去？”

“那还用问。跟我们走吧。我是这里的村长。”

光临村庄的贵客默不作声了。要知道，站在他面前的是这样一些人，正是为了他们的自由，他才离开贵族家庭，冬天在田野里东奔西跑，忍饥挨饿，驯顺得象一条狗似地服从命令，徒手搏斗，现在又落得这个样子从战场上回来。农民们围住了他。

于是他说：

“放了我吧。我是为了你们的自由，为了你们的幸福，才去打仗的，而且已经受了这样重的伤。”

“哎唷，这种老调我们已经听过了。说吧，你想要什么，我们可是有命令的。你还是乖乖地走吧，老弟。”

“到哪里去呢？”

“现在先跟我们到村里去，到那儿你就知道……”

“你们想把我怎么样？”

“先让你在干草堆上休息一会儿。然后在大车上铺上干草，把你送进城去。”

“你们就这样对待我？……”

“不关我们的事。命令是这样的嘛，——就是这么回事。”

伤员一声不吭，静静地望着人们。他冷得打了个寒颤。想到自己千辛万苦爬过森林，涉过河，想走到目的地，而结果却是……他苦笑了一下。

人群中有人低声说：

“哎呀，这个样儿了，还送！可怜可怜马吧。他乘不到一半路，大约到鲍尔卡就会见上帝去了。”

“你们看呀，好人们，他头上还戴着一顶红帽子哩！”

“老爷，这顶红帽子怕是从庄稼人那儿偷来的吧？”

“从河里过来的……瞧，水还从短皮袄上往下流哪……”

“我的亲爱的，他还赤着脚哩！”

“你这位‘自由神’，靴子掉在哪儿啦？”

“你是从老远的地方走来的吧，战士老爷？”

“他的短皮袄上还有一枚奖章哩！”

“大概是偷来的……”

“喂，伙计们，得把他捆起来！”村长坚持说，好象在寻

求农民对自己的公务的支持。

“这样的人还用捆？”

“省点绳子吧！”

“只会把手给弄脏了……”

“不捆也快死了……”

“唉，还是放了他吧……”有人嘟哝了一句。

“说得对，让他从原路爬回去吧。”

“只要不让他进村就行，赶不赶他走可不是我们的事儿。”

“要是个强壮的汉子，能打架，会捣乱，那自然该捆……可这么个半死不活的家伙……”

“不管怎么说，他总是个基督教徒嘛……”

“嗯，可不是！”村长喊了起来，“若是人家跟着脚印追来，得知他曾落在我们的手里，而我们又把他给放了……那时候，聪明人，你来给我担待？你拿自己的背脊去挨皮鞭？”

“我又不是村长！”

“就是嘛，我说捆，就捆上。”

“可得有绳子……”

“喂！谁跑一趟，弄条绳子来……”

“那边上的是谁——到村里去跑一趟！”

“快去！”

“我没有绳子……”

“难道拿篱笆去捆……”